

校园故事会

黑面人和 半个月亮

HEI MIAN REN

HE BANGE YUELIANG

黄修纪 著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黑面人和半个月亮

黄修纪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责任编辑 王一萍
美术编辑 倪基民
责任校对 汪万里
技术编辑 杨林炳

黑面人和半个月亮

黄修纪 著

陆汝浩 插图 简毅 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邮政编码 2000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丹徒人民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32 1/32 印张 5.125 字数 94,000

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1,000

ISBN 7-5324-2488-X/I·1103(儿) 定价: 4.70 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儿童小说集，精选了儿童文学作家黄修纪的《权威爸爸》、《半个月亮》等二十一篇短篇小说。小说展示了多采丰富的儿童世界，生活气息浓重，形象生动，语言浅显。它既有思想性，又有可读性，是一本中小學生良好的課外读物。

序

陈伯吹

恰好是星期日，想上公园去，还没走，门铃就响了，走到门外石阶下，邮递员郑重其事地先把一个黄封袋交给了我，然后让我在他的回单簿上签下了名，才转身走了。我也迫不及待地返身回房间里，打开封袋——《黑面人和半个月亮》，原来是一部待印的小说稿。作者黄修纪同志，希望我拜读了她的大作，然后写篇序文。我当然推却不得，但是要先读一下，随后动笔。

书名只一个，实际上是两篇作品题的联写。先读《黑面人》，写来颇有侦探小说的情景，那个席叔叔平时待人接物彬彬有礼，像个正人君子；而另一个黑面人，屡屡突然地出现，似乎是个坏蛋，可读到最后，事情才分晓，恰好相反，会让读者感到惊奇、意外，从而有回味，受到教育。作品更值得称赞的是结尾：主人公狠狠地踢上一脚。为什么？是不是那球有什么不好？作者不说，故意地让读者深深地思想开去。

现在要谈《半个月亮》了。作品写的是很严肃的一件事

情，正因为写来文笔轻灵，内容生动，读者会耐性地看下去，而且对从外婆家回来的女儿英奇，写得这样有智有勇，终于让爸爸回心转意了。最后作者巧妙地疑问式地点了一下题：“今天的半个月亮，要不了几天就会圆起来吧？”可说是神来之笔。当今之世，社会上有不少这样类似的事件，这作品的教育意义就更大了。

《权威爸爸》这篇作品，写来内容丰富，语文畅达，又有意义。从作品的前半篇看来，爸爸似乎是个平庸之辈，没多大作为、没有出息的人，给妈妈瞧不起，也给儿子瞧不起。可是爸爸并不是这样一个无用的人，他在滂沱大雨中，在陈奶奶的食指被自己切下半截时，就冒着大风大雨，背着她上医院去抢救，这么一来，邻居纷纷赞扬他，何况作了不止这样一件好事情。从此妻和子、东邻西舍的人们，异口同声地喝彩他是一位“权威爸爸”。这作品写来情节曲折，很感动人。做人就是要做这样的人！

此外写的《尤光球》篇说了了解人是不容易，即使在师生之间，也是如此；《假洋鬼子》写的是同学之间的事，结束颇出意外；《勤工俭学》这篇是向读者找答案；《十个铝币》的旨意是省吃俭用，等等。每篇都有一个可学习的道德的模范行为。

这部书共二十一篇，总的说来，题材都针对着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，以及社会教育中的所有问题，因此，作为老师、家长、社会贤明人士说来，也值得浏览，并且深入研究，重视下一代的教育，不仅仅供应少年儿童阅读。

目	序.....陈伯吹(1)
	1. 权威爸爸.....(1)
	2. 半个月亮.....(8)
	3. 一个石榴的故事.....(13)
	4. 绒毛球.....(20)
	5. 蓝蓝的天空.....(26)
	6. 十个银币.....(31)
	7. 尤光球.....(37)
	8. 黑面人.....(42)
	9. 假洋鬼子.....(49)
	10. “勤工俭学”记.....(53)
	11. 警察抓小偷.....(60)
	12. 我和外公.....(65)
	13. 桃花雨.....(71)
	14. 十号楼的铃声.....(78)
	15. 外国阿嬷.....(85)
录	16. 一个清冽的早晨.....(91)
	17. 保佑.....(97)
	18. 双喜临门.....(105)
	19. 留学生.....(113)
	20. 纯净的女孩.....(123)
	21. 我的邻居.....(138)

权威爸爸

天气真热，电风扇呼啦呼啦地转着，已近傍晚，太阳的光辉还是那么地耀人。妈妈在厨房里做饭，爸爸在翻阅当天的报纸，刘小雄伏在桌上写作业。

“权威，权威……”刘小雄咬着铅笔杆，眼睛朝上翻着，嘴里轻轻念着这两个字。

老师让他们用这个词儿“造句”，刘小雄在想，造怎样的一个句子才合适呢？他翻了几下白眼，终于想出了一个句子，连忙刷刷地写在作业本上。

“我——们——家——里，妈——妈——是——最——有——权——威——的——人！”一个浓重的男鼻音，一字一字地读出了这个句子。刘小雄回头一看，爸爸站在他的背后，不知他是什么时候搁下报纸走过来的。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爸爸指着作业本上的字问刘小雄。

刘小雄仰头朝爸爸讪讪地一笑。刘小雄明白，爸爸责问的意思是：难道在家里爸爸就没有权威？

在家里，爸爸虽然是高头大马的汉子，可刘小雄一点儿

也不怕他。爸爸从不打他，也从不虎着脸跟他说话，倒是妈妈常有一种严肃的神情，让人望而生畏。刘小雄造句里的这个“权威”，便有点这个意思。刘小雄记得小时候，爸爸常跟他一起在床上翻跟斗，翻了一个又一个，快活极了。有一天，他们两个正翻得起劲，房门被推开了，妈妈站在门口，望着被压扁的被子和皱巴巴的床单，蹙起两眉，沉着脸对爸爸说：“都是做父亲的人了，还和孩子一起胡闹，没个大小！”

爸爸赶紧从床上爬起来，对妈妈陪着笑脸，把妈妈手上的提包接过来，挂到衣架上去。

从这以后，爸爸不再在床上翻跟斗，要是刘小雄再三要求，爸爸也是只和刘小雄在床上翻几下，赶紧把被子和床单整理好，不让妈妈看出半点破绽。刘小雄怕妈妈，他觉得爸爸也怕。

这会儿，刘小雄的爸爸指着刘小雄的作业本说：“加上两个字。”指头点在“妈妈”这两个字的前面。

“加什么字？”刘小雄问。

“‘爸爸’！”

刘小雄又油油地一笑。

“笑什么？”爸爸故意装得很严肃，“这将影响男子汉的声誉。”

刘小雄一听“男子汉”三个字，马上觉得应该和爸爸站在一边，乖乖地在“妈妈”的前面，加上了“爸爸”二字。

现在的句子是：我们家里，爸爸妈妈是最有权威的人！

作业交到老师那里，老师问刘小雄：“你们家到底是爸

爸有权威，还是妈妈有权威？”

“都有权威。”刘小雄回答。

老师摇摇头：“最有权威，只能指一个，你们家总共只有三个人，怎么两个最有权威？看来，你对词语的意思还没有弄明白。”

刘小雄无可奈何地叹口气，唉，为了“男子汉”的声誉，只好委屈一点了。

可是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，让刘小雄对爸爸大失所望。

那一天，爸爸出差，去温州，说一星期便回来。一大早，妈妈给他准备了衣物，他自己也收拾了一些零星的东西。临走时，他摸着刘小雄的头说：“好好读书，别贪玩！”还使劲眯了一下眼睛，显出一种诡秘的样子。

爸爸走后，刘小雄就发现自己搁在写字台抽屉里的那个魔方电子游戏器不见了。那游戏器是前几天他生日时，外公给买的。游戏器里有无数块黑色的小魔方，一掀按钮，小魔方就一块块地跳出来，快速地运动，落在某一个位置上，若是按得好，完成了程序，游戏器就会自动加分，若是小魔方找不到适当的位置，说明你玩游戏器的水平太差，就得重来。刘小雄曾和爸爸进行过比赛，刘小雄掀了八千九百八十七分；爸爸还在五百多分当中徘徊，连刘小雄的一个零头还不到。爸爸曾向刘小雄借过游戏器，刘小雄没肯，这回爸爸会……

刘小雄去问妈妈，妈妈说没有看到，那准是被爸爸“偷”走了。

妈妈说：“他外出公事忙，哪有时间玩你们小孩子的东西。”

一星期后，爸爸出差回来了。他一进门就从包里摸出一样东西，笑咧咧地对刘小雄说：“你看看，我给你带什么礼物来了。”

刘小雄瞪大着眼，望着他。

爸爸从包里摸出的就是那个失踪的魔方游戏器，气得刘小雄捏紧了拳头，使劲在爸爸的胳膊上捶打。

妈妈奇怪地说：“小孩玩的东西，你怎么也迷上了？”

爸爸说：“路上怪寂寞的，用这玩意儿作个伴。”说着，还朝妈妈眯了一下眼。

“你真坏！你真坏！”刘小雄摇着爸爸的胳膊。

爸爸捏了一下刘小雄的鼻子，说：“我不是要你好好的读书，别贪玩吗？这个礼拜的学习怎么样？”

妈妈说：“还不错，语文98，数学100，两次测验都是班里第一名。幸亏你拿走了游戏器，不然，考不出这成绩的……”

刘小雄朝妈妈努了一下嘴，在这种时候，他们两个又站在一起了。只是刘小雄有些为爸爸难过，一个堂堂的“男子汉”竟“偷”走了一个孩子的游戏器，他也为那句造句“我们家里，爸爸妈妈是最有权威的人”而感到脸红。爸爸在他的心目中，只不过是年龄比他大许多的孩子，小雄无法为他骄傲和对他尊敬。

星期天下午，下起了滂沱大雨，雨水哗哗地顺着窗玻璃往下淌，像一道道湍急的小河。刘小雄望着窗外的雨水正

在发愣，忽然听到走廊里有焦急的喊声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，陈奶奶的手指头让刀剁了……”“快救人哪！”走廊里响起一阵阵杂乱的脚步声。爸爸打开房门往外跑，刘小雄也跟了出去。陈奶奶的儿媳妇正在跑上跑下地呼救。邻居的家门一扇扇打开了，门里闪出人来：有阿姨、婶婶、大人、小孩……爸爸二话不说，就朝陈奶奶家跑，刘小雄又跟上楼去。

陈家的门半开着，陈奶奶吓得昏倒在地，她左手的食指让刀切下了半截，只留些皮肉连着。血流了一地。爸爸抱起陈奶奶，匆匆地下楼，陈奶奶的儿媳妇跟在爸爸身后。

雨哗哗地下着，打得人心里发怵，许多人都聚在大门口，看爸爸送陈奶奶去医院。妈妈拿来一件大雨披，搭在爸爸和陈奶奶身上。爸爸冲进了雨水里。他“吧嗒吧嗒”地跑着，脚后溅起的雨水把他的裤管也打湿了。

两个多小时后，爸爸才回来，他浑身上下都湿透了，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沾湿的。幸好爸爸及时将陈奶奶送进了医院，陈奶奶才不为失血过多而垂危；幸亏爸爸将陈奶奶及时送进了医院，她那半截手指还能重新接活。爸爸虽然累得筋疲力尽，可从他脸上的表情和说话的语气，可看出他心里是快乐的。

后来，妈妈给大楼里的人包围住了。

三楼的周奶奶说：“那回我买了一袋米，在路上碰到你们家当家的，一定要帮我提上楼，放在家门口……”

四楼的洪磊哥哥说：“大前天，我的自行车龙头撞歪了，是刘叔叔帮我矫正好的。”

二楼的林阿姨说：“我们的小玲子走在半路上肚子痛，碰到刘大叔，他把小玲子背回家了……”

大家围着妈妈，你一言，我一语地摆着爸爸做过的好事，我和妈妈听懵了，我们从来没听他说起过这些呀。

当然，最感激的还是陈奶奶的媳妇，她说是老刘救了她的婆婆。她还努努嘴，指指住在她们家对门的金叔叔，明明那天人都在家，却将房门关得紧紧的，他一向是“只扫自家门前雪，莫管他人瓦上霜”的自私鬼。

接着大家又夸奖起爸爸来，有几位阿姨还羡慕地望着妈妈，说：“你真是修来了个好男人。”

妈妈只抿着嘴笑，她心里一定在为爸爸自豪。刘小雄的腰杆和头颈似乎也比过去挺直了许多。

晚上爸爸回来，妈妈便严肃地问他：“你在外面做了些什么事？”

爸爸表情尴尬地说：“没做什么事呀！”

“还没做什么事？”妈妈白了他一眼。

“是没做什么事，你听到什么啦？”爸爸坦然地问。

“给周奶奶提米，给洪磊哥哥修自行车，给……”刘小雄忍不住快嘴快舌地说起来。

爸爸仰头一笑，说：“嗨，我当是什么事情，原来是这些呀……有什么好提的……”

“有什么好提的？”妈妈故意沉着脸，“你也不必过分地热心嘛……”

爸爸不解其意。

刘小雄却“吃吃”地笑起来，他明白妈妈在吃林阿姨的醋，爸爸背过小玲子回家，还有那么多阿姨对爸爸的称赞。

刘小雄打心底里佩服起爸爸来，与妈妈相比，爸爸有开阔的心胸，奔放的热情，还有做了事情不说的男子汉气派。看着妈妈那种疼爱爸爸、妒嫉别人的样子，刘小雄明白爸爸在妈妈的心目中，在大楼和公司里，都是一个顶有权威的人。如果老师下回再让他用“权威”造句，他一定会写上：“爸爸是最有权威的人。”他是个“权威爸爸”！



半个月亮

月亮大概被天狗咬过，缺了一大边，只有半个，挂在大槐树的枝叶缝里。英奇从外婆家回来，兴致勃勃地提着一大袋花生果。这是外婆家刚从地里收来的。她推门的时候，准备向大家喊：“咳，看我给你们带什么来啦？”

可是刚推开半扇门，便发现屋里气氛不对，涌到嘴边的话便卡在喉咙里。爸爸伏在桌面上，正在写着什么，脸上的肌肉绷得很紧，就像随时都要弹开来似的；妈妈坐在床沿边，不停地抹着眼泪，嘴里嘀嘀咕咕不知说些什么；弟弟海海哭丧着脸，靠在妈妈身边。

一看这架势，就知道爸爸妈妈又斗嘴了。

爸爸脾气爆，碰到芝麻大不顺心的事儿都会吼起来。妈妈是个软脾气，只会哭，和那种没用的小姑娘差不多。所以两个人在一起老闹别扭。上回卖一只羊，爸爸卖得便宜了些，妈妈就嘀咕：“养一只羊不容易，哪有像你这样出手的，都这样，可要败了……”

爸爸一听，来了火：“什么败不败的！都卖了，你还啰嗦

什么！”

爸爸的一句话，把妈妈闹哭了。足足憋了两天，两个人才说话。

这一回，不知又为什么事儿闹了。

爸爸的纸条写好了。他将纸条朝妈妈的方向一扬，说：“你签字吧！”

妈妈一下子哭得更凶了。

英奇走过去一看，上面写着：“离昏书”。爸爸真是昏头了，写这玩意儿干啥。英奇想接过纸头，一把将它撕掉。爸爸将手缩了回去：“大人的事，不要你们干涉！”

“爸——”英奇用哀求的眼光看着父亲：“不要这样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”

“干什么？也是你妈先说的。”爸爸的肚子里好像装着一百桶气。

妈妈的哭声像冬日里的寒风般颤抖起来，她抽泣地说：“还不是你先说，找到你这么个人，倒了八辈子的霉。”

大人们吵架，真是和孩子们差不多，总要挑些最损人的词儿来刺激对方。

爸爸又使劲在“离昏书”上猛拍一下：“有志气，就快把名字签上。”

妈妈这回不哭了，狠狠地从床沿边站起来：“签就签。”

妈妈走到方桌边，用红肿的眼瞥了一下那份“离昏书”，哭着又折回到床边。

她没有签名，理由是不会写自己的名字。

妈妈的文化水平不高，字也认得不全，但自己的名字歪歪扭扭还是会写的。她不肯签名，看来是不想和爸爸离婚。

爸爸的牛性子却转不过弯来，他喊着：“英奇，你代你妈签上名。”

英奇嘟着嘴说：“我才不代哩！”

爸爸又对海海说：“那么，海海来代签吧。”

海海扭着身子：“我也不代。”

僵持，屋里一片静默。

半个月亮从窗外照进来，它已经升到高高的大槐树顶上去了。天空一片明朗，可屋里却沉闷得很。英奇从外婆家带来的那袋花生果默默地靠在墙脚边。英奇瞥一眼花生果，心里生出一个主意：去外婆家，把“外婆”这个救兵搬来。

她拉起弟弟的手，说：“海海，我们去请外婆来，帮妈妈签字。”

“好。”海海显得活泼了些。

“你们——”爸爸顿了一下足，在桌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。

英奇和弟弟出了门，屋外的空气好清新，好凉爽，风微微地吹着。半个月亮像形影不离的朋友跟随在他们身后，路边的树木影影绰绰。

“他们干什么吵架？”英奇问弟弟。

“爸爸今天买了两担柴，妈妈说贵了点，两个人就争起来了……”

“他们总是为小事吵，唉！”英奇像大人般地叹了口气。